

江行雜錄

宋 廖瑩中錄 徐仁中校閱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渾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叅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亾使隸樂工是日遂



爲假官之長所謂椿者及侍宴皆笑樂公主獨俛首  
舉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  
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王  
尊之座果冤橫又豈忍使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譴之  
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  
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  
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  
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

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乃平人心欣然  
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  
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式盤  
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之門後大槐鵲巢中便  
往探視見旁有人繫牛乃獲盜牛者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  
以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  
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  
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陸倕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慘  
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  
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  
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  
也輾輾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  
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  
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蜂  
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

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勸敞之所作信矣  
文章以不蹈襲爲難也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海江之  
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觀之遂擢小舟直至  
江所乃釣船也詢彼漁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  
乃携鯉而來旣登樓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  
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髯爪  
悉具旣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  
薨鏡亦亡去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不協比於  
權道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請訴礙於法者必固  
爭不已由是征鎮忌焉然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  
列鳧鍾而尋繹未嘗稍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  
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因請假將入齋  
惟所擾卑脚犬花鴨從旣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却  
行叱去復至旣入閤花鳥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  
匣中拔千金劔按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  
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懾於鬼輩而相迫邪言  
訖歟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  
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姓名何爲  
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  
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  
貫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  
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隸之明日且有婦人至  
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闈曰幸爲呼  
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  
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



白樂天詩云倦倚繡牀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低遠  
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好事者化爲倦繡  
圖

梁太祖統四鎮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  
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遂勅太祖改名  
全忠誠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  
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旣行追之莫及後果篡大位是  
時四方天下其在中心賜名之應也

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簡續成初

集記纔二十八首盡筆於此庶真贋了然五雲樓閣  
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閒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  
子坐崑山會真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接太陽靜甃  
玉堦橫水岸御爐香燕撲龍牀龍池九曲遠相通楊  
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去碧波中  
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曉鐘聲斷嚴妝  
罷院院紗牕誨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  
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內鎖牙牀安排諸院  
接行廊水鑑周回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



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  
中官祇候處滿堤紅豔立春風厨船進食簇時新侍  
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素膾隔花催喚打魚人  
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到玉堦猶帶  
露一時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近夾墻苑中池水白  
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  
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  
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  
感粟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刷青苔宣

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  
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墻面浸池諸院各分娘子  
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往龍池掃地焚香日  
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詩才人出入  
每相隨筆硯將來繞曲池張向綵牋書大字忽防御  
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  
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晚妝成偷  
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鶯  
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携來候燕遊旋把銀笙先按



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  
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  
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管絃聲  
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  
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  
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抱鞍橋  
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  
認遍遍長羸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水  
接連望見內家來在處水門斜過毬樓船內人追逐

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  
鬪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浦中旋折  
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滿  
殿宮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急過御牀前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愎太祖英資有  
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  
將北征京師民間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  
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  
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

或云  
卽魏



氏長公主方在厨引麴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

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卽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

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級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以寶祐丁巳參閫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其族人置厨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其嫠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澹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祠居里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畱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厨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



第有容藝能算能書旦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  
憇五里頭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  
楷歷敘慶幸卽日伏事左右末乞以四轎接取庶成  
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  
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翠裳參視左右乃退守  
大過所望少選親朋皆議舉杯爲賀厨娘厨娘遽至  
使厨請曰未可展會明日且是常食五杯五分厨娘  
請食品菜品資次出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僉  
菜品第一爲蔥齏餘皆易辨者厨娘謹奉旨教舉筆

覘具物料內羊頭僉五分各用羊頭十個蔥韭五碟  
合用蔥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  
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翊旦厨師告物料齊厨  
娘發行匱取鍋銚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  
燿燦耀目皆白金所爲大約計該五七十兩至如刀  
砧雜器亦一一精緻傍觀嘖嘖厨娘更圍襖圍裙銀  
索攀膊掉臂而入據坐胡牀切徐起取抹批嚮慣熟  
條理真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漉置几上別  
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



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厨娘笑曰：若輩真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荅其治蔥韭也。取蔥微微過沸湯，悉去鬚葉，視櫟之大小分寸而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醃浸漬，餘棄置了。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筋無羸餘，相顧稱好。旣撤席，厨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厨萬幸，白意須照例守方。遲難，厨娘曰：豈非待檢例邪？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絹帛，或至百疋錢。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強私竊，喟歎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

溫公之仕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內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



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鋤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思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建炎己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涌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卽暗竹園也熙

寧八年冬杭州地涌血者三最後流入于河腥不可聞

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車駕巡師江表過而覩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炎精中否歎人材委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河嶽封疆俱効順狂虜會須灰滅翠羽南巡扣關無語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劔鋒冷浸秋月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  
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  
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  
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  
入則勢自輕不禁吏出入自文公始

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爲粘罕子婦上遣之曰  
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主就輿中  
以匱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未有如此者擇地葬  
之至碑曰貞婦冢

光堯聖壽太上皇帝當內修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  
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紹興二十八年  
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  
真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社宗  
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  
瞻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閒適寓景而作則有  
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  
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柁適天機  
水底閒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



浪痕圓竹葉酒柳花瓊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  
微影湛虛明小笠輕簑未易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  
飛來空外聲辭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  
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企及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寐與衆戲  
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臥榻前而潛伺之寢  
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邪因唏噓不已少頃復寐久  
不起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相與秘之斯人豈  
乍覺見此神魂驚散遂不復還體也邪事有不可知

者

江行雜錄終

工于雜錄



